

剥掉投降派宋江的画皮

67.41

剥掉投降派宋江的画皮

——工农兵评《水浒》文选

抚顺市革委会宣传组编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

开本：167×102 1/4 印张：4 1/4

字数：60,000 印数：1—10,000

1976年2月第1版 1976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90·420 定价：0.15元



编 者 的 话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传》的指示发表以后，广大工农兵积极投入了评论和批判《水浒传》的群众运动。在这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重大斗争中，他们以毛主席的指示为武器，深入批判了《水浒传》中宣扬的投降主义，并密切联系实际，进一步揭露了刘少奇、林彪一类现代投降派的丑恶嘴脸。这对于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重大的意义。为了进一步推动评论《水浒传》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们编选了抚顺市工农兵评论《水浒传》的部分文章，供参考。

目 录

宋江是搞修正主义的阴谋家

.....抚顺电业局工人评论组 (1)

宋江反贪官是为了效忠皇帝

.....抚顺矿务局供电部工人评论组 (8)

宋江和高俅是一路货色.....抚顺机械局工人评论组 (13)

“去邪归正”与“替天行道”.....抚顺军分区 王本诚 (19)

宋江是农民革命的死对头

.....清原县南八家公社
长山子大队贫下中农评论组 (25)

不许往农民身上栽脏

——驳宋江投降是“农民的屈服性”

.....新宾县茅子峪公社、汤图公社
贫下中农评论组 (31)

一个篡权夺位的大阴谋

——从宋江劝晁盖“不可轻动”谈起

.....抚顺市建一公司工人评论组 (37)

《水浒》晁盖是为了歌颂投降

.....抚顺石油二厂工人评论组 (42)

评宋江的用人标准……………抚顺老虎台矿工人评论组 (47)

从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看宋江的投降主义军事路线
…………… 中国人民解放军81356部队 郑洪章 (53)

批判《水浒》宣扬的“天命论”
……………抚顺龙凤矿工人评论组 (59)

“忠义”是宋江投降的思想武器
……………抚顺石油三厂工人评论组 (65)

李逵之死的教训……………抚顺钢厂工人评论组 (72)

投降派的自我写照

——剖析《水浒》中宋江的诗词
…………… 抚顺市师范学校 曹 凯 (77)

宋江是搞修正主义的阴谋家

抚顺电业局工人评论组

毛主席指出：“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遵照毛主席这一指示揭露投降派宋江的丑恶面目，特别是揭露他搞修正主义的阴谋手段，这对于我们认识修正主义的反动本质及其对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是很有意义的。

修正主义者是剥削阶级在革命队伍内的代理人，是钻进革命营垒里的蛀虫，是一批反革命政治野心家、阴谋家。他们本来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一个派别，在革命高潮中，投机革命；一旦钻入革命队伍，就大搞修正主义，施展种种阴谋手段，篡夺领导权，千方百计地瓦解和叛卖革命，以实现其反革命政治野心。宋江就是这样一个搞修正主义的野心家、阴谋家。他混入革命队伍以后，极力炮制和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对晁盖领导的梁山农民起义军的革命路线进行了全面修正。

晁盖领导的梁山农民起义，执行了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他们主张“竭力同心，共聚大义”，“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就是要使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团结起来，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推翻赵宋王朝。他们开创了梁山革命根据地，积极练兵备战，主动迎击官兵，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

由于路线正确，他们打退了地主武装的反革命进剿，严惩了贪官污吏，并在人民中间扩大了革命影响，四方好汉纷纷前来入伙。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宋江出于地主阶级本性，把轰轰烈烈的梁山农民革命，咒骂为犯了“弥天大罪”，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饶不得”。他钻入起义军后，就大搞修正主义，企图改变梁山农民革命的方向，修正晁盖的正确路线。他抛出“替天行道”的反动政治纲领和晁盖提出的“共聚大义”的革命主张相对抗。所谓“替天行道”就是替皇帝行统治之道，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妄想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孔孟之道，捆住农民起义军手脚，把农民革命引向维护地主阶级封建秩序的轨道。晁盖死后，他迫不及待地吧聚义厅改为忠义堂，鼓吹对皇帝尽忠。他大肆吹捧皇帝是“至圣至明”的天子，只是被“奸臣蔽塞”了，造成“滥官当道”，“污吏专权”，要使百姓“云开见日”，必须反对贪官，忠于皇帝。因此，他推行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路线。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起义军反皇帝的大方向，修正了晁盖的正确路线。

修正主义者在政治上搞修正，必然在组织上搞分裂，破坏革命队伍的团结。宋江为了扩大投降势力，他极力招降纳叛，网罗死党。就连卢俊义那样极端仇视农民起义的大富豪也被宋江请上山，坐了第二把交椅。结果使山寨头领有“一大半是朝廷军官”。他大搞宗派，结党营私，拉一伙、打一伙。宋江把一大批地主、贵族和反动军官安插在重要岗位，使起义军的军政财文大权落在投降派手里；而对出身贫苦，革命坚决的李逵等起义军头领却极尽打击、排斥之能事，把

他们排挤出领导核心，不予重用。这就改变了起义军领导班子的阶级成分和起义军的性质，形成了一个以宋江为头子的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在投降势力的支持下，宋江在菊花会上公开喊出“愿天王降诏早招安”的投降口号，依仗权势，不顾李逵等人的反对强行通过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的修正主义路线。宋江修正了晁盖的正确路线之后，便里通朝廷、上下钻营，进行了一系列的投降叛卖活动，终于从皇帝那里讨得一纸招安赦书。梁山农民起义事业被宋江彻底出卖了。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曾经指出：“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这段精彩的描述真是把野心家、阴谋家的丑恶面目揭露得淋漓尽致。宋江在梁山农民起义军中就是这样施展阴谋诡计、大耍两面派，修正晁盖的革命路线的。

宋江两脚刚踏上梁山，仅在一次筵席上，就玩弄两个小骗局，暴露了他阴谋家的狂妄野心。他来到了聚义厅的喜庆筵上，虚情假意地推让了一番，坐上第二把交椅，立刻就发号施令，让原来九个旧头领坐上左边的“主位”，新来的二十多头领坐在右边“客位”上。并扬言：“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表面上看是宾主礼让，不失江湖义气；实际上却是“强宾压主”，另立山头。所谓“另行定夺”就是给他日后安插亲信、排斥异己留下后路，企图按照他的地主

阶级面貌改造起义队伍。接着他又利用解释“京师童谣”散布“合主宋江造反在山东”的流言蜚语。他明明知道这是蔡九知府造的谣，却偏偏神乎其神地讲得津津乐道。嘴上好象是骂贪官用谣言陷害他，实际是向人渗透宋江应该作梁山泊主，为日后篡权造舆论。宋江玩弄这样的政治小骗局，在他反革命一生中可以说比比皆是，只要对他搞修正主义搞投降有利，他不放过任何机会搞欺骗。在事关政权、事关路线的重大问题上，他设下的骗局就更大，阴谋活动也愈加猖狂。

宋江为了架空晁盖，篡夺领导权，大耍两面派，采取了屏晁盖、哭晁盖、供晁盖的恶劣手段。宋江在梁山根本不把晁盖放在眼里，处处争功揽权。平日装成对晁盖很亲热、挺尊重，一口一个“哥哥”，每当有重大军事行动，总是假惺惺地说：“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这个是兄弟的事。”他当面说的好听，背后却在捣鬼。他一出去就背着晁盖乱说乱动，擅自调兵遣将，私下会见宿太尉，暗中散布“受招安”，大树特树他自己的权威。甚至撇开晁盖只与吴用“看习天书”，责成吴用“管理山寨职事”，别有用心地想要拉拢吴用，孤立晁盖。他把晁盖看作是他推行修正主义的大障碍，视为眼中钉。晁盖的死，对他来说是最高兴的事情，可他却“似丧考妣一般，哭得发昏”，身戴重孝，“每日领众举哀”，甚至“无心管理山寨事务”。他本来念念不忘夺权，可这时却装作不爱掌权的样子，这又是个骗术。因为晁盖遗言让捉到史文恭者“便立为梁山泊主”，对他表示了极大的不信任；而且这话众人“皆知”是他篡权夺位的一大障碍，宋江既要做梁山泊主，又捉不到史文恭，这就得众

头领出来说话，把他抬上梁山泊主的位置上。为此他借“悲痛”而故意不去管理山寨事务，用撂挑子办法制造一时混乱，给众头领施加压力，逼着吴用等人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违心地请他“把寨为头”。宋江听罢马上就说“军师言之极当”，立即“权居主位，坐了第一把椅子。”晁盖死后，他在忠义堂上供起“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的灵牌，焚香礼拜，对着亡灵表示虔诚，藏起自己的狐狸尾巴。列宁指出：“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一旦索世以后，他们的敌人素企图索取他们的名字来欺瞒被压迫阶级。”宋江供奉灵牌也正是为了利用晁天王的名字，继续愚弄起义军，进行背叛晁盖的罪恶活动。

为了修正起义军的革命路线，宋江抓住可乘之机，以革命发展了为借口，施展阴谋诡计，搞突然袭击，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改聚义厅这本身就是个大阴谋。他坐上第一把交椅还只有烧完一炷香的工夫，就提出来“如今山寨，人马数多，非比往日，可请众兄弟分六寨驻扎。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宋江为什么这样迫不及待地提出改名的问题呢？这正是利用了群众对晁盖之死的沉痛心情和对他刚上台的信任，阴谋不易败露，抓住了这个可乘之机。同时他又以革命发展、形势变了为借口，表面提拔众头领，分头掌握各寨，实际上在忠义堂里宋江“权居尊位”，除了吴用外，其他如花荣等五人都是宋江心腹，把晁盖重用的头领李逵等人撵出忠义堂。他把忠义堂变成最高统帅部，突出他个人领导，更重要的是拆散“聚义”，制造分裂，磨灭晁盖路线的革命

锋芒。把“聚义”改为“忠义”，一字之差，路线相反。这对不读“经史”的李逵们是最好的骗术，而对尊崇孔孟的投降派又是巧妙的动员。

阴谋家总是在研究对付革命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晁盖虽然死去，宋江也作了寨主，但晁盖的革命思想还在激励起义军。李逵等人多次的反抗，仍使宋江感到极大的威胁。就在他收罗一大帮牛鬼蛇神之后，宋江施展了更加卑鄙奸诈的手段，演了一场“石碣受天文”的鬼把戏。他暗中勾结公孙胜、卢俊义等人装神弄鬼，做了“七昼夜好事”，然后从地下挖出个石头。石碣两侧大书“替天行道”、“忠义双全”。当时宋江故作惊讶，“鄙猥小吏，原来上应星魁”，立刻发话让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于是在“忠义堂”上又重新换上一块大“忠义”匾，梁山寨上又重新换上一面“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并按着宋江的愿望对众头领另作了安排。他作贼心虚，怕有人反对，事过不久又逼着众头领跪地“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这里宋江借助“天命”神权把他搞修正主义变成合法，从思想上政治上瓦解起义军的革命斗争，又从组织上为他投降作了保证。

我们在分析宋江篡权、搞修正主义的一系列表演中，清楚地看到宋江确是个“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象一条变色龙，随时权变，有时可以“潜伏爪牙”栖身虎穴，有时又会翻动魔掌，兴风作浪，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凶相毕露，“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成为出卖和镇压革命的叛徒、刽子手。

但是，搞修正主义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宋江搞修正

主义的阴谋虽然一时得逞，用农民起义军的鲜血换到一顶武德大夫的乌纱帽，但结果还被统治者一脚踢开，送了狗命。现代投降派林彪一伙，搞修正主义也是施展阴谋诡计大耍两面派，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搞民族投降，这同宋江不仅在反动思想上一脉相承，而且连阴谋手段也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其结果也落得可耻下场，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林彪和宋江是一路货，都是搞修正主义的野心家、阴谋家。我们要**“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随时揭露那些搞修正主义的野心家、阴谋家的嘴脸，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宋江反贪官是为了效忠皇帝

抚顺矿务局供电部工人评论组

毛主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一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要害，使我们认识到宋江是个地地道道的保皇派。他反贪官的目的，是为了效忠皇帝。

《水浒》中的宋江，把“反贪官，保皇帝”挂在嘴上，经常向梁山众将士表白：“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有“云开见日”之时。并向被俘获的朝廷将领反复交“底”，“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而且连作诗填词也离不开什么“日月光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再三表白他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直到最后喝了御赐的毒酒，宋江仍然虔诚地说：“宁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可见宋江是一个打着“反贪官”的旗帜，投机革命，叛卖革命，效忠皇帝的忠实奴才。

毛主席在谈到中国封建制度时指出：“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我国历代农民起义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皇帝。历代封建皇帝，也都是在

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相继垮台的。这就充分说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把推翻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作为自己的战斗目标。因为不反皇帝，就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要推翻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就非和皇帝做对不可。在《水浒》中，晁盖的“托胆称王”，李逵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朱贵的“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阮氏三雄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都反映了农民阶级反皇帝的革命精神。宋江不反皇帝，鼓吹向地主阶级屈膝投降，这充分暴露出他是一个反对农民革命的投降派典型。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种政治口号的提出，都代表了一定阶级的政治利益。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完全适应了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把整个封建制度的罪恶，只归之于几个贪官身上，而把封建地主阶级最高政治代表皇帝的罪恶一笔勾销，从而保住地主阶级的政权，保住封建剥削制度，这正是地主阶级所欢迎的。宋太宗赵匡胤就曾对起义农民说：

“汝曹本非为恶，但官吏失于扶御，致尔为盗”。这个封建皇帝说这样的话无非是把罪过一古脑儿地推到贪官身上，为自己开脱，欺骗起义农民。《水浒》中的宋徽宗对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宋江称赞说：“素怀忠义，不施暴虐。归顺之心已久，报效之志凜然”。接连给招安以后的宋江加官晋爵。在宋江受到奸臣的嫉妒陷害以后，这个皇帝还为宋江封侯建庙，让别人也学宋江的样子。这就从反面说明，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大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欣赏。

列宁指出：革命必须提出“‘膝中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国家做权的任务，即‘摧毁’国家机器的任务。”地主阶级

所以能允许反贪官，是因为这样做，并不破坏封建的国家政权，无损于封建国家机器。宋江领起义军打高唐州、华州、大名府，仅仅是以“反奸邪”为目标，用宋江的说法就是：“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所以对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国家政权没有什么损害，不能触犯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正如鲁迅指出的那样：“《水浒》中的‘乱’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实际上，这对于整个地主阶级国家是一种小骂大帮忙，是为了修补封建的国家机器，帮助皇帝整顿朝纲，延缓封建王朝灭亡的时日。因为在宋江看来，只要清除了贪官，“天道”就能畅引于天下，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就可以正常转动了。宋江用反贪官来效忠皇帝，在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

宋江用反贪官来效忠皇帝，就要大搞修正主义，改变梁山起义军的革命路线，瓦解农民起义队伍。在《水浒》中，以晁盖为首的革命派，既反贪官、也反皇帝。他们把反皇帝作为实现推翻地主阶级的总目标，把反贪官同反皇帝这个总目标联系起来，不断扩大自己的革命战果。宋江怀着“曲线尽忠”的目的上山以后，篡权夺位，大耍修正主义阴谋伎俩，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路线，修正了晁盖既反贪官、也反皇帝的革命路线，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树起“替天行道”的杏黄旗，要求众起义将士“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这就把农民革命引向了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轨道。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

斗争，决不是反对那几个贪官或那一个派别。宋江认为皇帝是好的，“至圣至明”，只是几个贪官不好，“变乱天下”，硬把贪官和以皇帝为代表的整个地主阶级分割开来，用“只反贪官”取代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就是调和阶级矛盾，抹杀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根本对立，转移农民革命斗争的大方向，取消农民夺取政权的斗争。其结果，必然走向投降。正因为宋江强制推行了这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用“障眼法”欺骗了起义农民，这支不曾被高俅、童贯十万人马所剿杀的农民起义军，竟被宋江轻而易举地绞杀了。在投降以后，还去“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血腥镇压了方腊农民起义军。宋江这个瓦解农民革命的蛀虫，封建王朝的忠实走狗，就是这样做了赵宋王朝用武力镇压所做不到的事，帮了皇帝的大忙。

宋江反贪官，也是要以此作为他爬到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上层的一种手段，以便更卖力地效忠皇帝。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忠实奴才，宋江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尽忠报国”。在宋江看来，要实现这样的政治理想，必须挤进朝廷，爬上封建统治集团的上层，“成为上卿”，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作郛城押司，是发挥不了大作用的。宋江慨叹自己“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就是说，他虽然忠于皇帝，想尽忠报国，但是贪官高俅使他“不能得进步”没有“忠君报国”的用武之地。所以他对贪官要反一反。但他为了实现效忠皇帝的根本目的，连反贪官的假面具也扔了，而且摇尾乞怜。当高俅亲自率领的征剿大军被打得落花流水，高俅本人也当了

俘虏的时候，为了让高俅在皇帝面前说几句好话，以便接受朝廷招安，宋江“纳头便拜”，早先那种反贪官的派头连点影都没有了，从他反高俅到拜高俅，不论是“反”，还是“拜”，一切都为了投降，报效大宋王朝。宋江钻进革命队伍，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调和阶级矛盾，抹杀阶级对立，瓦解起义队伍，破坏革命斗争，葬送革命事业，维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是一个古代的投降派。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和古代投降派宋江真象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从伯恩施坦、考茨基到勃列日涅夫、刘少奇、林彪之流，他们钻进革命队伍，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充当资产阶级代理人，把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修正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以便卖身求荣，死心塌地地充当资产阶级的帮凶。这就需要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观点看问题，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识别革命派和投降派，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坚持反修防修，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